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海严用双手先把玉璧拿起，擦去上面的泥土，双手递给梅子，梅子双手接过来放在胸前。海严说：“这叫玉璧，璧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一种玉器，扁平，圆形，中间有小孔。”

海严又弯腰把第二件玉器捧起，递给梅子，发现梅子还在端详玉璧，笑了笑。梅子也发现自己有些失态，连忙把玉璧放进竹篮里。海严把第二件玉器递给她，说：“这叫玉琮。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玉质筒状物，是中国古代用于祭

31 梅子的感慨

地的玉器。”

“这第三件叫玉圭，是中国古代在祭祀、宴飨、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使用的器具，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，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、身份、权力。《说文》中称的‘刻(yǎn)上为圭’，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。”

“第四件叫玉璋。璋呈扁长方体状，一端斜刃，另一端有孔。《说文》中说：‘半圭为璋。’是古代朝聘、祭祀、丧葬、发兵用以表示瑞信的礼器，也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。”

“第五件叫玉琥，是雕刻成虎形的玉器。”

“这是第六件，最后一件，叫玉璜。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。一般都认为‘半璧曰璜’，其实多数璜的大小只是璧的三分之一，有的甚至是四分之一，只有少数接近二分之一。有扇形、半环形、半月形、拱桥形等形状。”

海严自顾自地说着干着，没有注意梅子的表情。海严见梅子许久没有反应，遂抬头看她，发现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以为自己脸上有东西，就用手抹了一把脸，这一抹却使脸上沾满了泥巴，还有草屑，混合着汗水，显得很滑稽。梅子看到他的滑稽样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得流出了眼泪，她用手擦泪，结果自己脸上也沾了些泥巴。海严看着

她，指着她的脸，也笑了起来。

笑罢，梅子问海严：“关于古玉，你怎么懂得这么多？”

海严说：“还不是你逼的？干什么吆喝什么。这几个月有空就去查看古书，请教玉雕大师。我这也是现学现卖，讨我的美人欢心啊！”

梅子听了此话，又激动起来。海严忙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家的小梅！让我把伊力挥好，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吧！”说着又挥锹干了起来。

海严把伊力的骸骨用土覆盖，还拢起了土堆，并把刻有墓志铭的石碑竖在坟堆前。伊力依然头东脚西，没有移位，石碑就在伊力脚部稍后位置。

海严拉着梅子在墓碑前并排站好，向伊力深鞠三躬，庄重地说：“伊老前辈，我和小梅向您鞠躬了，谢谢您及您的家人对汤王的敬意，您为保护六器付出了生命，我们更不会忘记。等和平了，等侵略者退出中国了，我和小梅会为您重立新碑。”

海严说罢，就和梅子打着火把顺着山洞回到天坑。

海严走了一会儿，发现梅子不在身后，再向后看去，发现梅子离自己已有好几步远，她拿着铁锹，一步一踉跄地走着。海严喊：“小梅，你怎么了？”连忙放下竹篮，拐回去搀着梅子，看到梅子眼里噙着泪，就拿过铁锹问：“是不是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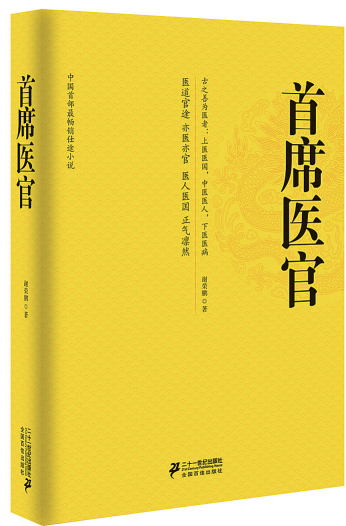
儿不舒服？”

梅子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该逼着你找古玉。这古玉是你们的国宝啊！我咋能拿回日本呢？为了保护它，伊力都牺牲了生命，我拿回去算什么呀？那和偷和抢还有什么区别？那我是不是人啊？我们日本人真不该侵略你们中国，你们中国人的事，你们中国人过好坏，与我们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？”

海严听到此番言语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激动与欣慰、高兴与焦虑都有。他激动，是因为终于找到了商汤时的六器，它能重见天日，那是中华民族之幸啊！他欣慰，是因为梅子深明大义，识历史之大体，顾正义之大局，为这样的女人赴汤蹈火，那是真值！他焦虑，是因为找到了六器后，该如何处置？梅子又如何向梅协交差……这些问题摆在海严面前。虽然之前自己苦思冥想时也想到过这些问题，但如何应对，还真没有可行的办法。虽然心中五味杂陈，但海严无法表达，只能把梅子紧紧搂在怀里，亲吻着她的眼睛，小声地说：“我的好小梅！”

他们走出山洞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远远看到窑洞有光，他们知道那是杨春在等他们二人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所有的专家，齐齐倒吸一口凉气，不会吧？

那小伙先伸腿活动两下，又试着在地上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一脸惊喜地说：“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现在一点儿都不疼了。”说完，他来到曾毅面前，感激地说：“曾大夫，谢谢您，您真是好人！”

曾毅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你先别着急说感谢，还是让其他专家再帮你瞧瞧吧，看骨头有没有成功归位。”

此时，那几位专家才反应过来，是得

32 专家们惊呆了

仔细瞧瞧。从表面上看，那骨头好像下去了，但有没有准确归位，还得另说呢。

专家们要上前细看，受伤的小伙却很不配合，说：“不用再看了，我自己都能感觉到，这脚绝对是好了！”

“感觉？如果你的感觉有用，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什么！”专家们很生气，“赶紧把脚伸出来！你这脚万一要是被踩出个什么后遗症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。”

病人这才极不情愿地伸出了脚。专家们围上前去，对着那只脚开始仔细端详，就差没有捧起来用放大镜来观察了。可遗憾的是，脚面上甚至连个蹭破皮的小伤都没有，这让人有些难以理解，那骨头明明都已经翘了起来，再一脚踩上去，绝对会造成骨头分离，怎么会准确归位呢？

看专家们这副表情，受伤的小伙就露出一丝不屑，说：“你们看好了没有，要不要再拍个片子，或者开一刀？”

几位专家愤怒地一跺脚，全站了起来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

曾毅对年轻人说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其实专家们刚才都是故意吓唬你的，你的注意力全在受伤的那只脚上，要是不把你的病说严重点，转移你的注意力，我的那一脚踩上去，非但治不好你的伤，还要把你疼个半死。”

说完，曾毅看着那几位专家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专家们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小子一直都是在说反话呢。

“我手上还有几位重要的病人，既然这里没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告辞了，以后共事的机会还很多，我会慢慢向诸位讨教。”说完，曾毅一甩袖子，扭头而去，把一群专家晾在了那里。

专家们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刚才大家在会议室里羞辱对方的话，只一转眼的工夫，就被对方如数奉还。现在谁还敢再说那小子只是个镀金的理事？

华老站在原地，老脸更是一阵发烫，他这个南江第一的骨伤专家，今天实实在在地被人上了一课。

人脚上的骨头，因为长期承受身体重压，结构非常紧密，而且脚的力气也非常大。所以骨头错位之后，仅靠手法是很难进行复位的，只要病人脚上使一点点力，你非但无法将错位的骨头推回原位，还可能给病人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
基于这种考虑，华老才建议病人动手术。

直到曾毅一脚踩上去，华老才猛然意识到，其实曾毅早就知道大家在戏弄他，只是装作不知而已。让专家们先去打头阵，打击病人的希望，然后自己再推波助澜，并拿出截肢来吓唬病人，让病人的希望彻底破灭。

而在病人完全绝望之时，他又给出一线希望，此时病人的心神，完全被转移到了那根虚无缥缈的救命稻草上，脚下毫无防备，曾毅一个出其不意的踩踏，就让那翘起的骨头轻松回到原位。

整个过程，华老看得最为明白。曾毅心思之深，时机之准，出脚之狠，角度之正，就连他这个做了一辈子正骨的老手，都自愧不如。听到那味的一声，他就明白了，病人的脚已经好了。

现在再看那几个挑事的专家，华老的眼里都喷出了怒火。自己行医一辈子，还从没踩过这么大的跟头，今天要不是受了这几个混账的调唆，何至于丢这个人，再想到之前自己稳操胜券的样子，华老浑身难受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他恼怒地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

那些专家都傻了眼，这个结果谁也没有想到，羞辱镀金专家不成，反而得罪了华老。

汪主任此时的心情畅快至极，就像大热天喝了一杯冰水，浑身上下都非常舒服。痛快，实在是太痛快了。你们这帮专家，平时一点儿面子都不给别人，傲得都没边了，今天张狂过头被人打了脸。活该！你们也不想，曾理事能给方书记当保健医生，岂能没有两把过硬的刷子？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